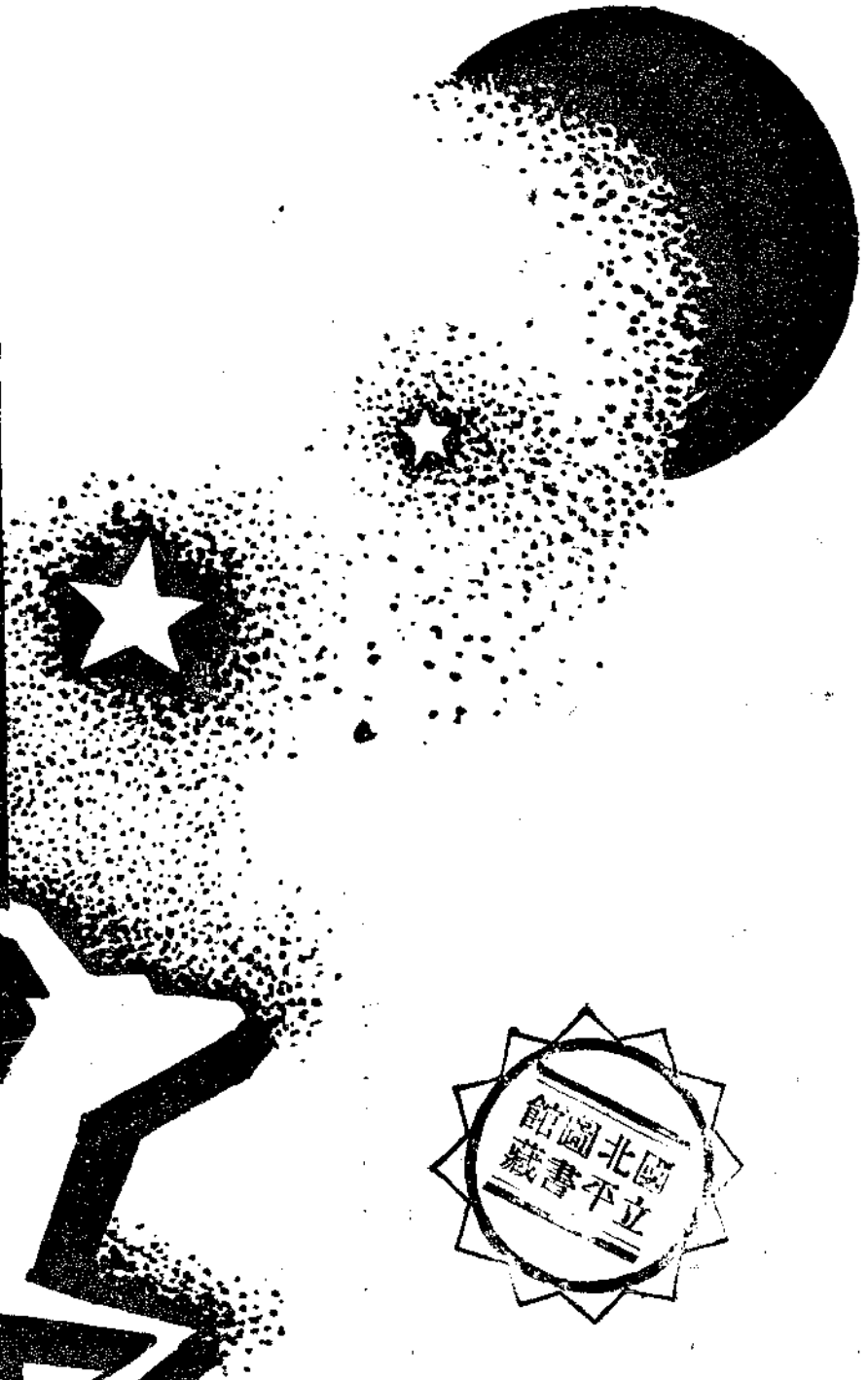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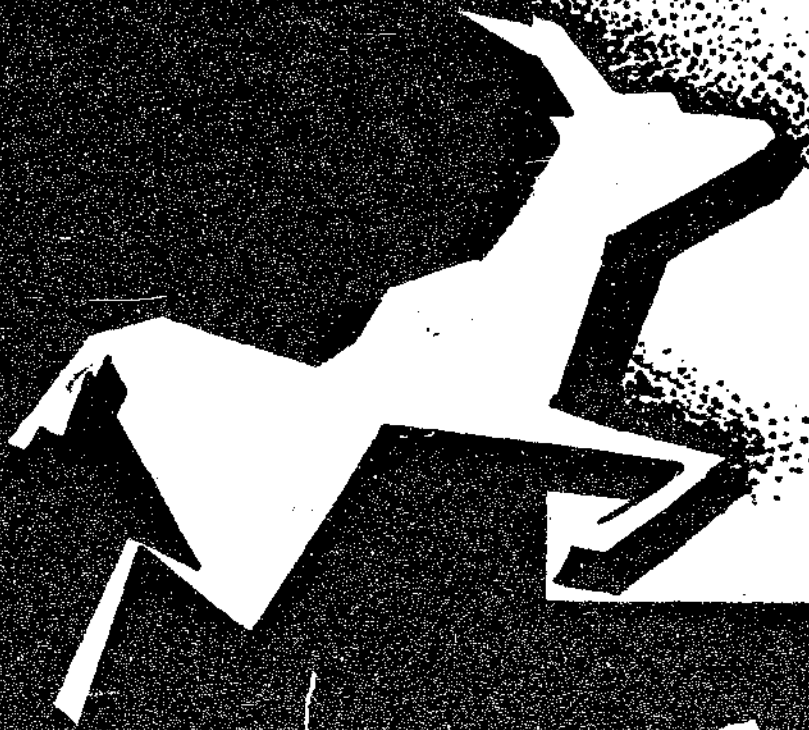


# 十月



生活艱苦者



杜繁贈

涓涓滴滴流向外



圖劍平攝



影翳（金民天）劍青作

# 千秋

## 第二卷第三期

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金 民 天

助理編輯 錢 春 濃

發行者 千秋出版社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 九五六二二

印刷者 大方印務局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 九五六二二

### 麥餅

二月，饑餓的春天。

傍晚時，我從城裏回來；翻過了一些荒蕪的山崗，穿過了一帶稀疏的赤松林，我回到了家。我餓了。

母親告訴我：「一會兒就要吸晚飯了，等着吧。」說着，她去了。我坐在堂屋裏的方桌邊。天黑了；我凝視着在對面低矮的茅屋脊上閃爍着的星星。等了好一會。我的乳母來給我點了燈，菜油的燈；告訴我：「再等一會兒就好了。」我凝視着燈草上的微弱的火；等候着，等了好久……

在那通到廚房的陰黯的甬道裏走來了我的母親與乳母。母親拿着手燈；一顆昏紅的光，照出了兩張枯皺的臉。在乳母的胸前捧着一盤熱蒸蒸的東西。

乳母把盤子放在桌上，笑着；母親也隨着笑，我也就笑了。在我想，這準是母親做點新的口味給我吸，像往日我在童年時那樣。我很感動地覺到我在母親的眼光中依然是一個孩子。可是，我看到了乳母和母親的笑並不是愉快的笑，而是慚愧的笑，是苦笑。我懷疑了。

「媽，這是山芋餅吧？」  
「孩子，在那裏有錢買山芋？這是麥……麥餅呵！」母親坐在我的對面，吹熄了手燈，微薄的陰影罩上了她的面部。「這幾天，家裏

### 番草

沒有……沒有米了；麥餅，你一定是吸不慣的……」

「我很歡喜吸呢！」我拿了麥餅，吸着。

「哎！你又不常回來，好幾年才回來一趟，回到家裏，不說吸好的，就是連米

### 本期要目

#### 插圖

生活的鞭笞者  
涓涓滴流向外  
剪影(金民天)  
人體美(封底)

夢餅……番草

公平……伊人

漫筆……蜀鵲

夜路……林祝啟

日本小品……子龍

塾師外三篇……沈聖時

書前……傅紅蓼

同路人……董文淵

流行時疫患者……黑嬰

六月二日本事六首……林庚白

旅人……章石承

永別了我的姊妹……春冰女士

願……蘇洛

惹致湖……何嘉

解嘲……白兮

西子湖散記……盛馬良

山行……鼎禹

#### 詩·散文

#### 山行



精製中西銅模鉛字  
經理機器油墨紙張

## 致祥銅模鑄字所

上海民國路新橋街西四五一號  
電話八三〇九五

飯也沒有……哎，做媽媽的……」

她流淚了。在那昏黯的燈光裏閃動着那滿蓄着淚水的母親的眼睛；不，那是母親的心呵！我吸着麥餅，而我的眼淚已經滴上了麥餅了。是的，看起來，那麥餅很粗糙，很黑；但是細細地嚼着却是甜甜的，而且有一點細微的清香；在這時，那麥餅裏更有淚的味道，愛的味道……

「你媽是怕你從城裏回來，沒有米飯吸，急了好多天。剛才又叫我到人家去備飯，我東家跑到西家，備了半天；全村子都沒有煮飯的。沒有法子，只好把這麥餅拿給你吸，你就馬虎吸點吧。」

「那裏，這很好吸，真的，很有味道。」的確，在那時我覺得那麥餅的確很有味道。我接連地吸了好幾個；我笑了，母親和乳母也都微微地笑着，那溫和的微笑

呵！

「這年頭，到處都鬧着饑荒。在北鄉，常常餓死人呢。在我們這裏，一向的收成都很好，但今年不成了；打了百十石稻子，還還債，完了錢糧，剩不了多少。時

常又是什麼稅，什麼捐，只好賣稻子；所以吸不到幾個月就完了。現在倉裏已經精光了。這一帶有許多人家都只得吸野菜，榆樹葉子……我家還有兩石大麥，還有麥餅吸，也算得走運了。孩子，你在外邊天天吸的是白米飯，那裏知道家鄉的苦處呵！」

母親說着，又流下了眼淚。我也忍不住地流淚了。我帶着淚，凝視着我的母親和乳母，她們那枯皺的額與陰沉的眼睛顯示着她們經過了多少人生裏的艱難與苦痛

在從前，雖然我也知道，從農村到農村，饑餓在野火般地燃燒着；但現在我更知道了我的家不再是飽暖的家裏幸福的家，而是饑餓的家了。

## 公平

伊人

淒涼的雨下過了以後，我從開北走向法租界，經過皮貨店書店都很多的馬路；馬路上顯沾沾的污泥水反映着電燈光，顯出同冰塊一樣光滑滑的；北風呼呼地刮着，觸着皮膚同冰刀削着一般。我縮着頸項使勁把臉藏入大衣底領中向前匆匆地走着。在這馬路中段有一個小小曲尺般的拐角，這拐角邊便是一個小書店，店外斜豎着「大拍賣」的牌；店中堆着一網網，一紮紮的書，每網或每紮都標明了「大洋×角」或「×元」。這個書店雖然很小，但因爲恰恰設在這擋路的拐角上，却很惹人注意。當我剛剛走到這拐角處時，我感到這書店裏有些異樣；猛抬頭一看：店員們都是瞠目驚懼的樣子；一雙巡捕底重腳踏地從裏面走出來，一隻粗的膀子下挾着兩本書——上面的一本是標着「性典」兩個大字。我望上去便看見一張很神氣活現的板着的面孔——我記起十多年前陳望道先生說的「看不慣的江北人底屁股和巡捕底臉」一句話了。我被奇怪着的心理驅使：便釘梢般地跟在那巡捕後面走，我隨着他那重重的脚步走過了約十幾家舖戶，看見另外一個巡捕底旁邊站着的一個穿長袍的少年，從黑暗處向這巡捕笑嘻嘻地迎上

來：  
「……」少年欣欣地接過書來微笑

「一隻洋好了！」遞給少年兩本書的  
巡捕很規矩地說。

「好的，好的！」少年看看書都不錯  
便毫不遲疑地從荷包裏掏出一塊大洋給他  
，然後大踏步地走了。

過了一天，我再打從這書店門口經過  
，趁便走進去了。

「先生要什麼書？」小伙計連忙上前  
來招呼。

「性典有沒有？」我隨便反問着他。

「有的，有的！」他隨即拿出一本紅  
面子的「性典」來了。書是普通售大洋兩

角的十六開雜誌那樣大小和厚薄，但我翻  
着定價一看：却是「二元。」我想：這大

概是很應該有的自然演成的相欺的法則吧  
：書店老闆估量着一般色情狂的大少一定  
要買這種書，所以不妨儘力敲他一竹槓——

把價定得特別高；大少們却又估量着書  
店老闆怕巡捕派定這種書爲禁書，所以出

點錢給巡捕着他來檢取了拿去，然後出較  
少的錢向巡捕買。這樣一來，這買賣便很

公平了。我再推想到中華民國一切事物  
物……也都是這樣公平的。不錯，這種

公平哲學，便是現在用以解決中國一切的

法則。

## 漫筆

蜀鵲

（一）作家的修養：凡是一個文學作  
家，不單是要具有淵博的學識，和處世的

經驗，有許多的文學青年，雖然于文學具  
有濃厚的興趣，但它僅僅看了幾冊坊間流

行的小說，尤其是所謂「戀愛作品」，就  
孟浪地從事創作。它不但于文學沒有相當

的修養，對於名著沒有精深的研究；怎麼  
能夠產生偉大的成功的作品？所以，近來

各地流行的一般文學刊物，多數是很幼稚  
的。現在，我希望一般文學青年，切不可

僅僅看了幾本小說就去從事創作，首先還  
須要把關於文學原理的書籍去涉獵一下。

而且不要專模仿人家的作品，還須對社會  
下一番切實的研究工夫。一面對社會各階

級去仔細觀察，一面對人羣各事物去精密  
體會，充實了自己的閱歷，把握着時代社

會，再去從事描寫，從事創作。

（二）創作的環境：法郎士寫小說是  
在晚上，高爾基做文章是在中夜。而我國

現代所謂第一流作家，如魯迅寫小說，照  
多半在夜闌人靜的時候，矛盾寫小說，照

列是拒絕會客的，尤其是他寫「動搖」「  
幻滅」「追求」等「三部曲」的時候，不

寫成的。聽說他每天除了送飯的人可以進  
去，大小便時他可以出來外，平常是緊閉  
着他的房門。像這樣，我們也便可以知道  
什麼時候是適宜于創作的。什麼時候才是  
「創作的時候。」

## 夜路

林祝敵

太陽一落到地平線下，我對我所住的

一條B路便開始了神經質的恐怖。本來都  
市的夜仍同白晝一樣充滿着律動，甚至還

得超過些；不過，因爲B路雖冷靜得同古  
老的鄉村一樣，有時却發出一些小騷動，

低澀的呻吟；所以我一到七點鐘就躲在家  
裏，好像一出門就要碰到兇險的事。躲在

家裏，坐着抽煙，立着也抽煙，鐘聲討厭  
地打進耳膜，把一些思潮都逼退了，無聊

在我四周進攻，但我始終忍耐着。不知這  
的，昨夜我竟去一探這神秘的夜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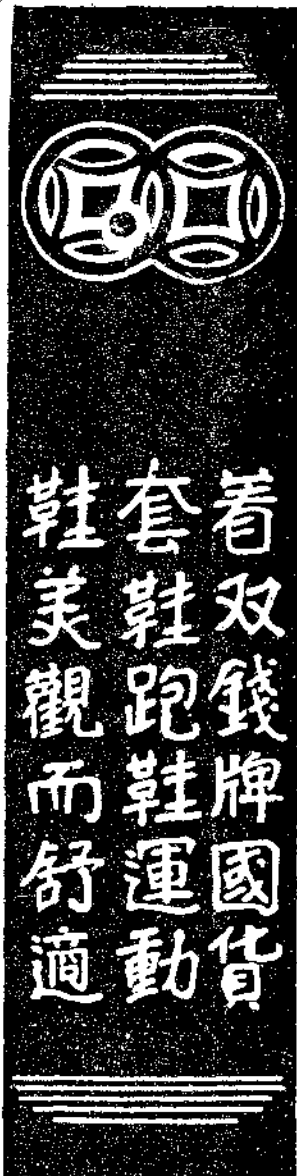
天氣冷不過，把手又在長衫袋裏，觸  
到幾個熱烘烘的銅子，便想起去買一份夜

報看看有沒有我的拙作，所以一方面張着  
耳朵聽報販的聲音，一方面便縮着身子開

步走。

路燈的光昏黑地射着，光身的樹伸着  
枝幹像勒索買路錢的嘍囉似的呆着等機會

，左邊一個大荒場裏風在裏面呼呼地旋轉  
，捲出一些乾泥，右邊幾片店上了牌門，



祇剩一個小方洞，燈光像放映機似的射出

一方塊，在對面籬笆上停着，洞裏邊夥計在低聲談話，外人聽上去就像幾隻老鼠在叫。時間約摸八時左右。

『這麼冷靜！連賣夜報的人也不高興步。

來了！』我走完了B路就這麼想着；同時，噓着 Sweet Home 的 C 調口琴曲，向左轉到 M 路。

出我意料之外，同 B 路一樣冷落的 M 路，竟有一個報販了。那是一個童子，營養不足的神情人可一望而知的。

『先生，多給幾個銅子吧！』他手裏握着給我他的五個銅子。手冷得在發抖，像一隻在掙扎的鷄腳。

『五個銅子一份！有規矩的。』我就不顧一切地走了。我似乎聽見他在低嘆。

風力太大了，摺在裏邊的副刊竟不能揭開來。我就任它去，把報紙一捲，就一直走去，想兜個圈子回到老路。

左轉到 L 路了，擁有四條馬路的荒場仍在左邊駐着。突然，在黑暗裏有幾個影

子在浮動。我便在轉角處停下。

『手舉起來！』這是宏亮的包探的聲音。

『……』沒有聲音，足聲似乎後退一

步。『幹麼？……』沒有說完，一個人乘隙逃了。

『他媽的，你溜……』接着聲音便混亂起來，一辨而知的，一個人在逃，幾個人

在追。

『……』巡捕叫吹了起來。

『……』又是一陣噼噼噼噼的追趕聲。

『……』

『臊那娘，做吧！』包探一喊，拍一拍，一陣鎗聲響起了。

『哎喲……』在這慘悽的呼聲中，發出一個人仆下的聲音。

我乘這當兒，便加緊着脚步走完了 L 路。心跳得真急，整個身子像暈下去似的

這是最後一條的 P 路了。大荒場對面有一條弄堂，靜得捉得出鬼。我的脚步更加快了，好像一個從匪窟裏私逃出來的肉票。

『先生……做做好事吧……先生……』我聽見了一陣發抖的悽慘的乞丐聲，在這聲音中，有身子格格的抖聲。

我終於看見這乞丐了，面孔瘦得像個骷髏，身上穿着一件支離破碎的夾襖，他跪在地上，閉着眼，合着掌，地上沒有一個銅子。

『先生……可憐我吧……給幾個銅子買塊大餅吧……先生……』我聽得更清楚了，我意識模糊地，摸了一把銅子丟在地上。

『謝謝好先生……』他聽了嘹朗朗的銅板聲，便磕了個頭。

B 路又在眼視線內了。我像競走般的走進屋子。

打開副刊一看，沒有，憂鬱的影子襲來了。我燃起一支美麗牌，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股淡淡的烟，思潮來了。不過一看見那慘白的原稿紙我的筆又停了。最後，在日記簿上寫了這樣一項：

夜路：都市生活剪影集。

——二月十二日

## 日本小品

子龍

——不眠——

近來似乎因為環境較適的緣故，三越月的失眠竟不藥而痊，都說心病還需心藥醫，果真不假。

我生不辰，雖未多病，只是多愁；其實問我愁的是什麼，依然莫明其妙。

適才×君家裏給他送來月餅菓，我才領悟着中秋又到了；自從來到此間上學，總是過着蹣跚涼涼的日子。

「寒衣處處催刀尺」飄泊在外的人們又陷到迷茫憧憬的回憶中去了；今天的月亮，好像比往常出來得晚些，懶洋洋地從山間爬出來踱向青空去，清瑩的光輝投到海面，玲瓏地反射到眼睛裏，像千萬條銀蛇在閃動，噓痛了我的心。

我覺得今年的月亮不但沒有往年好，而且圓度光輝都不如往常，我知道她是慧心人，當然能了解「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苦味；母親，用不着我去「思」早已長眠於泉下，家裏又鬧得一塌糊塗，思念老父也不容一見，即便是獨在異鄉，又何曾倍覺思親呢？

無名的苦况，像魔鬼般的蠱惑着我，它噬吞了我的軀殼，撲殺我的靈魂……我不能拒絕它，因為它不只是這樣的待我，

而且是如法泡製了若干無家的流浪人呵！

說我無家，這我根本否認；我原：「本是有家歸未得」——

懷鄉病突然襲上心頭，又像一縷長絲永抽不盡，只要輕輕地一牽動，心裏馬上起一陣悸跳，思念疇昔，不禁潸然。

麟叫我到她家裏去過中秋，這又何必？學校不准請假，在校中陪着孤寂的月兒到也不錯，老實說我真不願，也是不敢把這毫無靈性的軀殼羈雜在她們快樂的家中去。

月餅的滋味，未若往昔，其實人的情感和命運，又何嘗像往昔呢？

——我茫然了。

——生和死的概念——

明明知道頹廢是走上墳墓的路，然而我總跳不出這圈子——

不知道為什麼，不但無心讀書，甚至竟弄得茶飯無心；別人說我瘦了我不信，但是總不敢自照菱花，眼睛時常發眩，頭也發暈，運動一下也出虛汗，這是實有的事。

已經五六年了，從來就沒有和病魔打過交代，這一次，大概免不掉這一關吧？

死，固然是人皆不免的事，然而這樣庸庸碌碌的死去又有什麼味？

超過潘郎，拔劍斲籬，恐怕今生難望實現了。

即或一萬個僥倖得以不死，那，現在我還在中學裏混，多少留學生都找不到嚼飯之所，我豈能例外？如次說來倒不如及早壽歸正寢的好。

如果死後還有來生，那我甯為蜉蝣朝生而暮死，也不再願託生爲人了。

——雨——

這真是十日九風雨的時節——

天空總是灰撲撲地，見太陽的時候太少了；窗外，雨，依舊不即不離淅淅瀝瀝的落着。

天，也愈發的低了起來。

「秋風秋雨愁煞人」何況我這作客他鄉，莫着落的孤魂呢？……眼望着重陽又到了，望着雲山渺茫的家鄉，憧憬着昔日登高的樂趣，如今都像過眼烟雲般的消逝了，觸景生情，端的不悶煞人也麼哥？

麟約我在秋高氣爽的重陽，同作燕兒島旅行，她是幸福的人，我如何能夠告訴她這惡劣的心情呢？那，我更如何能大膽的向她說聲，不——？

酒，是已經絕緣多時了，今天打了點酒，本想用來消愁的，然而如今卻又沒來由的勾起一片閑愁，

——其實，重陽還早呢！因為才到中

我雖然年未弱冠，可是兩鬢早已蕭疏

我雖然年未弱冠，可是兩鬢早已蕭疏

秋，然而在家卻不能不來爲這「未來」打算一下：

苦酒，是一杯杯的喝下去：漸漸地，我並不覺得有酒味了，——因爲人生也是苦澀的呵！

夜色蒼茫了，雨，還是一箇勁的只管向心頭滴着，朦朧的看着窗外，天愈發的低了起來。

「人生就是這樣的麼？」——我不知道在問誰。

今天成了昨天，明天又變成了今天，這樣日復一日平平凡凡的過着，有什麼意味？即便還有來世，不也依然如此麼？——

秋天的雨，滴得倍覺悽人。

### 塾師外三篇

沈聖時

#### 1 在小學生的運動會場上

半空裏，紙旗的聯隊在風裏飛。

五月的陽光展開熱誠的笑臉。

歡躍的小學生們！奔着，跳着，活潑的生命力之表現啊！

白衫子，短黑裙，赤裸的腿，在草地上跳動，跳動……

一張張天真的，憨笑的臉。

我的童年的夢，爬在綠色的草地上上了

抑鬱的眼珠子，笑啦！

一顆暗灰色的心，爬上一個蔚的藍色

希望。

（十年二十年後，他們她們將代了那些貧弱衰老的，起來，在枯骸上重建造成美的世界。）

風，輕輕的吻着草尖流過運動場，溫暖的空氣裏，蕩起一支的歌聲。

幼稚生在草地上圍成一個緊湊的圓形

#### 2 悼——途窮天地窄

世亂死生微

明沈欽圻句

還忍心理怨你嗎？

放了你最後掙扎的一雙顫着的手，帶着一顆沒有留戀的心，默然走了，朋友，你的決心的勇氣，我還向你說什麼話呢？

你走倦了陰雨天的行程，苦痛地枕着灰暗中的生活，漫長的黑夜裏，探不着一線光，你踟躕于絕望的境界裏，自殺，是你的結局嗎？

誠然，你的結束，比着生活下去，幸福多啦！那麼還有什麼痛悼你呢！

世界將繼續的演變，你的不死的朋友，一雙軟弱的手在黑暗裏攀尋一線光，唱着，唱生之悼歌！

#### 3 塾師

從同居宅，小學時代同學這些關係上，這位年青的塾師，從小就成爲我的朋友了。

雖然我們的思想始終是不成立友誼的，然而我同情于那麼一個被社會所擯棄的朋友。

他是一個自幼就壞了腿骨的跛子，這，使他一生低了頭，使他的人生更沉在

于暗淡裏。

一個弱者的掙扎，完了。

一切努力的結果，做了陋巷的塾師。

那種生涯，算來是人類中最洩死的了，每天一出太陽時到天黑，坐在一間破舊的屋內，成天是毫無變樣的哼着喊着一些熟爛的老調子。

還有生之歡樂嗎？

青春埋在破爛的老調子裏，無希望地

。把年青的心自己唱老了。

生活裏沒有懊傷，沒有恨，老調子迷壞了一顆年輕的心，他不知道悲哀，不知道怨。

窮困的辛酸味成年頭地伴着他，窘逼着。在破爛的蠹魚蝕蛀過的書頁裏檢着希望，可憐地。

他也不知道自己會那麼地沒有下來了，只是像老人般的厭惡着「新時代」。

沒有了生之掙扎，只有無用的詛咒了

#### 4 夜歸

負着微醉的酒意，走出朋友的家。

黯澹的路燈下，懶懶地走着，在歸家的路上。

一陣峭涼的風，打身邊透過。

（黃昏之街，像夢樣的飄忽喇！）

街，淒寂地，扶着冷意的燈光。

狗，在橋邊邊吠着星星。

街燈的光，顫落在死寂的黃昏裏，一顆微醉的心一同地。

——何處是我的家呵？

一九三四，五，子角道。



# 書 前

傅紅蓼

『眼兒媚』終於出版了，在書前我想說幾句不騙人的話。這本書，既無意識可言，更無什麼時代背景等可說，只是些青年男女戀愛變動的把戲。在當時，作者實在是不很願意寫的，但終於是寫成了；所以這當中，至少還有一點原因，甚或說是苦衷在。

七八年來，作者沉淪在滔滔人海之中，曾爲了太熱烈的情緒（我不願意說是革命）拋棄了海軍軍官不做，而流浪到僻靜的小鄉村去過活；從此親朋們都鄙視這不求上進的青年，暴徒般，大家都那樣畏怕地。有什麼法子呢，一個不能投世所好的人，而且對於時代又是那樣不相信地！於是流浪着，流浪到現在。

然而雖然是流浪，生活還是緊隨着的；從那時候起，便開始寫些文章。起初，我仍然是那樣熱烈地，憑着自己情緒，寫一些叫人看着不大順眼的文章；但結果，一篇是賣不出去，生活也日形困難起來了，於是便有幾位朋友告訴說：『市上是須要門趣文章的，要生活還是隨緣！』

幾次，自己意志和生活起過無量數地鬥爭，結果，人是那樣毫不抵抗地屈伏了，便也開始寫門趣文章。至今思之，尙覺淒然！而『眼兒媚』便是這樣產生的。

去秋，一個人老生病；醫藥費已積欠得不能再欠，才由友人介紹寫這篇小說。當時說明，是須要戀愛的。自己雖然不大情願，但無論如何，還是寫下來了，而且到現在，居然還印成小書，這對我個人，總覺得是傷心的事。一個人不能向環境抵抗，是如何痛心，而向壓迫者屈伏，又是如何的可哀；在過去

，我簡直都做到了，這還有什麼話說！不過，從屈伏中認識到那些醜態，在將來給予一個有力地反抗，也何曾是不可能，或是不可以的事呢？所以『眼兒媚』，雖然狂這種情況之下寫成了，但爲了這一點，也總覺得有些可愛；因爲寫這本書的動機及環境，給予我個人地刺激是太深了，差不多可以算是一種給生活磨鍊的一個紀念，因之，便也是讓這本書出版的一個最大最因。

其次，要以作者的地位，來說一說本書的內質。

本書內容，雖然完全是以青年戀愛爲演變中心；但對於一個人沉溺到戀愛深潭中的一種心理變態及危險，在動筆時是不敢忽略地。同時，對於大都市青年男女之沉溺淪亡地描寫，也很注意的，可惜大部份是失敗了。不過，在當時構造時，的確是很費些力的，因爲要不負朋友介紹的熱誠，也極力地使其成爲一部熱鬧的戀愛小說。

當然，消閑的，超階級的，時代病的，感傷的種種名詞，都是批評這本書的好字睛；不過，作者是希望讀者們以看戀愛小說的眼光來批評，也許不會使你們怎樣失望。

此後，作者所走的創作的途徑，也許會和這本書完全兩樣了，所以在自己，終覺得這本書還很可愛；而且，誰不喜歡自己的東西呢。

上面都是實話，謹佈於讀者之前——  
封面，是江枚先生所畫，在此誌謝！稿子的剪積，完全靈韻女士幫忙，也應道勞！

一九三四，六，四於萬宜坊。

# 同路人

董文淵

——阿三！好來西！

S紗廠的門首，常常有一批衣衫破舊的窮孩子，圍着一個挺着大胆皮頭上纏了一段黃布，一臉的黑汗毛和長鬍子，一雙手夠有大佛像的手那末大，而且生滿了毛，一身青色呢制服，露着可怕的笑容底印度人，伸手要錢，小孩子們同聲呼着：

「阿三，好來西！」每當這樣的時候，印度人會分給他們每人一箇或是二箇銅板，有時「噤喉」！一把銅板落在地上，小孩子們搶着，一直打架爲止，他是笑着可怕的臉容進門去了，這是S紗廠門首早晨常有的悲喜劇。

此外逢到黑皮阿三，麻皮阿三，鱷大阿三，老槍阿三值早班的時候，就不會有這事了，他是這五個印度人中的那壓溫，他一方面向小孩子們佈施着，又一方面在小孩子們的父兄身實行剝削，因爲他是富翁，紳士般的向着勞苦大眾們放債，放着高利的一角過洋印子錢，這借債的就是小孩子們的父兄一等人。小孩子的父兄大都是S紗廠的工人，小孩子的家就在廠外邊附近的茅草房。

借印子的方式是：

工人先向他們的朋友貴林印度通說一下，再由貴林問印度人伸說，款額等詳細說了，由印度人和貴林到你家裏調查，查看工銀摺，然後決定你能借得多少，這樣由備着借據，寫明貴林和另外央一人作爲中保，中保等下了押，自己得刻上指痕，利息是百分之十，但借據上只能寫二分錢，同時借十元時得先

扣去利金壹元，而到限期即行歸還，否則他可以扣留你的工銀摺，這樣一個個都是按期還債的，所以他安全的享受這豐收。

此外他還有一隻狗，是他養着的，每天早晨要吃二塊鹹大餅，而且還常吃牛肉，早晨牠也向主人搖頭擺尾的，這走狗的狗有時亂咬這些窮苦的小孩子，即使向他哭訴，但有什麼用？因爲他的眼光中，這些窮孩子和狗都是一樣的，不值幾個錢，印度量看重的是金洋和中國銀洋。

## 二

印度人雖然一錢如命，但於女人身上的錢却往往是不計較的，他除了一隻狗佈散幾個銅板外，他沒有廣大的消費，但是他酷愛着女人，有性的苦悶與性的需求，近來S紗廠的裏外，都傳聞着紅頭阿三討娘子的趣事，有人說，印度人的老婆是公的。

有一天擺渡船上送來了一羣人，有一個中年的女人，倒是半老徐娘，還是老太婆，印度通貴林也在內，此外還有幾個白相人，它們都是來找大塊頭阿三的，爲是這個徐娘願意嫁給紅頭阿三（是印度人的通稱），果真大塊頭阿三出來，笑迷迷的對女人看了又看。

而女人便故意撒嬌，扭轉身子說：「阿三儂叫怪壞」，大塊頭笑嘻嘻，口裏發出：「哈！哈！」的聲音，這樣便引起許多好奇的觀看，接着大塊頭阿三，貴林，白相人，進去討論賣價了，而二個女人在外面等着，自然這好奇的人愈多了。

「喂！你爲什麼要嫁紅頭阿三？是不是因爲紅頭阿三的×

×大，可惜漂漂亮亮的女人！」末後帶有歎息的口語。

「唉！先生你不知道的，家裏大大小小的人要活命呀！」老太婆毫不在意的，搶着回答。

「那末不嫁紅頭阿三都只有餓死，除了阿三不能嫁別人？」  
「……」二人默然，好奇的人感覺到興奮，甚至在其中也有罵聲——

「不要臉的賤×，要嫁給紅頭阿三，不怕羞。」

「阿三的×大，幸虧也長得大，不然要壓死的。」也有打倘聲，這些話迫得她們，不能不走開去。

結果二百元錢，大塊頭的紅頭阿三築起了香巢，藏嬌的金屋就在S紗廠附近的××樓上，禮拜天，一羣印度人，咖得里，媽得里！去金屋，去香巢，娛樂，消遣，聚餐，形如俱樂部，這件交易的成功，貴林得了四十元，二個白相人得了六十元，母女二人剛好餘得一百元，不久這話由貴林口中傳出來，並且還有：

「這個女人由三個享受，大塊頭是東翁，其餘二人每月津貼十六元錢的生活費。」

一個月以後這個女人逃掉了，大家都說是放白鴿。

女人是和韭菜大餅，白塔油一樣，都是大塊頭阿三所需要解放的問題，因之大塊頭阿三還在四出探求，現在他又找到了對象，據說從×地才來的鄉下人，很老實的，不會像上一次的一樣了，她是被丈夫趕出來的，所以衣食都不能解決，真的願意嫁給大塊頭紅頭阿三，做個終身伴侶而共偕白頭，不過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除了身價一百六十元外，每月需貼她母親二十元錢一月的生活費，並且不肯與別的印度人發生關係，這樣他又願意了。

仍舊是由貴林，倍同其他白相人，作中作保，寫了花紙，

簽押，刻指痕，交過錢後，女人便跟了阿三走，他是非常的興奮，第二天的早晨同着她到廠裏去，參觀宿舍，他又給她看全部的財產，什麼洋錢，首飾，布疋，女人衣服，……等等，就在這一天他又搬去了很多的東西，金屋香巢是又建立起來了。

這又是一日以前的事，在此一個月中間，大塊頭阿三總是氣急喘喘的從外邊進廠，一晚又心急慌忙的返家去了，有的時候，他的女人會送小菜來給他吸，觀熱鬧的人於是又圍着，人羣裏便論說紛紛：

「這個東西恐怕也是要逃走的。」

「不一定，這個情形比較不同，因為她的娘每月有二十元的收進，所以不至於逃。」這種話又迫得她走開了。

在第二個月，第二個禮拜天的早晨，阿三值罷了換班回家去的時候，忽然才發覺，女人又帶着東西逃跑了，他去找貴林，要貴林送還女人，又同着貴林去公安局報告，妻子捲逃的事



，公安局中的人員，都在說：「紅頭阿三本來不該娶老婆！」他在失望，失戀，破財後，於是感覺到悲哀，一心記着女人與失去的財產，另外一方面沒有享到權利的印度人，便又「咖的里！媽的里！」的在嘍諷他，這一次比前一次實在更難受。

有幾個常常跟他在一起的中國人，總喜歡問：

「你的女人到英度去了嗎？真有福氣娶了二個太太。」

無可奈何的，使他打起了不自在的中國話道：

「女人真壞，偷了我的洋錢東西，統統逃走。」

「再討一個好的吧！」

「阿拉以後勿要女人！」

「儂要的話，我來做媒人。」

「嚶！好好！」形似哈哈的笑聲。

一天二天，三四天，起先是很堅決的不願意再要女人，可是在一星期二星期以後，免不了有點猶豫不決，一二個月以後漸有點不慣艱生，住在冷冰冰的，矮小的，常有各種腥臭味的印第安人宿舍中，實在感覺到不舒服，雖然天天都喝着牛奶，但總不如以前喝一杯開水那樣有味道，同伴們知道了他的內疚，勸他還是正式式的回印度去娶個本國女子來做終身伴侶，不過他却始終默然，爲的是：返去路途太遠，所費時日較多，而且盤費又不少，同時在上海的這許多的債務難免要起變化，還有在印度舉行結婚的儀式決沒有像現在的那樣容易，因有這種種的原因；所以不能使他下回去結婚的決心，然而他的年齡漸迫近四十歲。

久而久之，某種心理驅使着他，又找了一個非正式的女人，每月津貼四十元錢的生活費，彼此無其他形式上的關係存在，這又是中國人所設計的勾當。

這事不久又破裂了。

自從三個女人的結合，不能存在之故，所以現在於同伴間下了戒條，不再幹這事了。

三

被人稱做大塊頭阿三的印度人，自從受了人家的幾次欺騙之後，痛恨整個的中國人，現在他也在想報復一下，所以常常有各種方法，使中國人吸虧，譬如工人們在上工時偶一犯了錯誤，必受他的痛打。

最近他在散銅飯給一羣窮苦的小孩子的時候，必問到他們家裏的事，尤其是關於姊姊啦！母親啦！周得最是周到，同時凡是肯叫他做爸爸的小孩子，所得的銅板一定最多。有一次他給一個雙角給一個黑臉瘦小的孩子，並且到孩子的家裏去玩，這樣便和孩子的母親發生了密秘往來，同時又把十二歲的女孩子叫小獅的納他爲乾爺，因此大塊頭的印度人常常發現在工廠附近的茅草屋中，當然他並不只滿足於一個而已。

另外又與××工人的妻子，同樣把小雞（人名）做他的乾女兒，才十四歲。

另外又與××工人的女人，同樣地把小狗子（人名）做他的乾女兒，才是十三歲的女孩子。

這是人類的罪惡，他破壞了整個女子的尊嚴。

近來他在×路的一家鐘表店樓上租了房子，常常引三個女孩子去那里玩，和他們的母親只說去某處玩，或者買東西，而且在女孩子回去時總是多了一樣新的東西，這是孩子的母親相信，但是她們都忽略了其他的事情。

鐘表店裏的夥計對着這樣一個怪異的房客，實在是起了很大的懷疑，有些人時時刻刻的在偵查他，但是並不會有什麼確實的證據，但是這神祕的事沒有一個不在懷疑，白相人氣不過他，向他借錢，在某種條件之下，不能不應付。

# 流行時疫患者

黑嬰

一 某一天

電梯用二分鐘直達五層樓的速度開到了最高層。鐵欄門一開，留在裏面的五六個人出籠的猴子那麼地走出來。

五〇五號：

茶房把門開了。將半寸長的餘刺雪茄烟一扔便扔到門邊的

## 子樓潤例

僕夙病稽懶，不喜爲人捉刀，尤不願以文字自域。顧蟄居海上以來，求者踵相接，盡人而應，既非所能，拒乙就甲，又雅有未便。因念華夷屬處之地，長袖多財者比比，取不傷廉，固亦佳事。爰訂潤例若干則，略示制限。

- 一、壽文，祭文，墓誌銘及碑文，傳記，以上各三百元。摺交介紹者，得酌減。
  - 二、序跋及雜文，以上各百元。值稱是。
  - 三、小品文，每千字自十元至三十元。
  - 四、詩詞聯句，每格，語體，文言，可指定。酌減。
- 附代撰雜家文字，每件百元，摺交介紹者，亦得酌減。

### 收件處如左：

上海中央銀行會秘書，南京交通部黃秘書。上海市政府總務處林主任，公安局審訊股林主任，均可代收。潤資先付定期取件。

嘆孟裏，「嗤」的一聲兒。漂亮的紳士踏進裏邊兒去了。

推開東邊的窗子，紅熱的皮球似的太陽正對着他。皮球下面，工廠的腦袋上直住了二三丈長的長嘴啦！一股黑烟從嘴尖那兒噴出來，住高處冒；可是冒不高就給風吹彎了，向左邊鞠躬，九十度角的腰子一刻一刻地消散了去。

「×報，阿要看×報！」

聽到了，翻轉身子叫住了門外邊的小報販；買了一份過來，先打開有巨幅廣告的那一面：

劃時代的傑作！

有前進的意識！

白瑛主演的××公司新出品……

嘴犄角兒微微地泛起一絲笑意，想着：今天下午，××戲院的門前，擠着人頭。——大學生；小姐，小市民，……還有一批批評家哪，戴了眼鏡來的，四隻眼珠子一個人，鑒賞這部片子。

突然笑意沒啦！翻過廣告的背面，姓曾的「前奏曲」登在那兒，讀了，覺得失望！怎麼單單把故事抄下來便算啦？這姓曾的一個月拿一百塊錢去幹麼呀？應當吹一吹的，吹一吹……可是疲倦呵，一天晚上都在跳舞的。把報紙丟開，衣服也懶得脫便倒在床上睡了。

……醒來，天暗啦。

忙着打電話。

六點五十七分；打去××戲院。



七點三分：打去電影明星白瑛那兒。

七點二十分：打去×× Restaurant。

打完成梳洗。香水精，司甘康，……

五〇五號：

漂亮的紳士踏出來，把剛剛點着雪茄烟的洋火一扔便扔到門邊的痰盂裏。茶房將門鎖上了。

外邊的五六個人猴子入籠似地進去了。鐵欄門一關，電梯用二分鐘直降樓底的速度跌向地下去。

白瑛的家裏。

留聲機的歌曲輕輕地，低低地，在她的房子裏邊盪漾着。醉人的「晚安，維也納！」呵，蜜糖那麼地，開了一回又一回。

打開×報的電影刊：

嬌憨的自家兒的照片在那兒：披向右邊的捲髮，波浪式的；一對迷住了一千男子的心的圓眼珠子哪！嘴唇「八」字般地，曾經給男人的唇印過一百次的怪東西。額子的下面，給排下了二行比螞蟻還小的六號字：

1933的紅星，美麗而富有天才的白瑛，她的新片又和我們見面了。她的前途是無量的，希望她努力！

嘴脣角兒微微地泛起一絲笑意，想着：今天下午，××戲院的門前，擠着人頭——大學生，小姐，小市民，……還有一批批評家哪，戴了眼鏡來的，四隻眼珠子一個人，鑒賞這部片子。

一會兒却苦笑啦。自家兒的確是努力的，而前途却黯淡得像冬天的傍晚似的，沒月亮，沒星兒，攔面的是凜冽的北風！危險的，她覺得自家的前途是危險的……

可是疲倦呵，昨兒一晚都是跳舞的。把報紙丟開，鑽進被窩裏就睡了。

……醒來，天暗啦。

電燈亮和電話響一空地。

六點五十七分：留聲機片舖打來的。

七點三分，劉伯華總理打來的。

七點二十分：公司裏打來的。

聽完了就化裝：粉，胭脂，口紅……

開了一回又一回，蜜糖那麼地，醉人的「晚安，維也納！」呵，在她的房間裏流盪着，低低地，輕輕地，留聲機的歌曲。

在黃昏的路上單個兒彳亍着，哼着感傷的調子；月亮爬上天邊，銀盤那麼地照在他慘白的臉上。心裏思念着失去了的愛人，曾經有過美滿的生活；一切皆完啦；一切都給她踐踏得粉碎了！

西子湖畔偶然相識的。那時節，她畢竟是處女哪，說一句話便紅一陣頰。他約她去划船子，去跑馬；去南高峯那兒野宴。第五天她給這男子掛在臂膀上了；在白堤緩步，在三潭印月談心。那過去了的幸福的日子呵！

幸福的日子呵，那過去了的：

光陸，國泰影戲院裏看映片，兩個人，一空地。

坐了汽車駛向吳淞去，兩個人，一空地。

兆豐花園的斜坡上的熱吻，忘不了的熱吻呵！……

破，破……地，汽車來啦，飛着從後邊兒趕過了他！

一刻便失了踪。但他瞧到的：裏邊是一對相抱着的男女。

「自家兒也會那麼地抱着女人馳騁呵！」  
太息着，彳亍着。

去看一次她的片子吧，好久沒見她了哩。但是，心裏雖想見她，却又怕見她啦。

一切都給踐踏得粉碎了，一切皆完啦！曾經有過美滿的生活呵，如今想念着失去了的愛人。銀盤那廢地照在他的臉上，月亮爬上天邊。哼着感傷的調子，在黃昏的路上。單個兒彳亍着。

## 二 被擯棄的人

給後邊兒的人們推着，胸部却藏在前邊的人的背脊上；喘氣，多苦呵，好容易才給擠到裏邊，坐下。

看第二場的人潮水也似地從側面「太平門」湧出去了。電燈亮着。白幕那兒送出一支曲子來。沒一刻人頭又擠滿在場上了，——他們都是來見白瑛的片子的。

在旁邊：兩個似乎是大學生的在談話：

「白瑛滿漂亮的。」

「而且 Very Charming！」

「你喜歡她？」



「你難道不喜歡麼？咳，前幾天瞧見你寫過信給她的。」

「沒有的事呀！」

「沒有？恐怕得不到她的回信怕羞啞！」

「老白！你不許對別人說！」

「傻子，我告訴你，她不會理會你的。」

……聽着，他偷瞧了那兩個人一會。可憐的偶像崇拜者哪

，白瑛一天收三十封信的，皆給撕得粉碎去啦！

可是，自家兒却和她戀過的。「親愛的瑛」那麼喚着，她

一投進懷裏便吻她；綿羊似地，溫純而且體貼！

現在却在這兒一個人，靜悄悄地聽別人談到她，看她的影片。——她在那兒哪？

電燈暗啦！

走出沙利文；白瑛給劉伯華搵在胳膊上，鑽進一輛汽車裏

去了。

夜的都會的大街：

輝煌着電火：紅色的，白色的，綠色的……那麼變幻離奇的大眼珠子啦！熱鬧的人聲，嘈雜得大海的波濤那麼地。汽車的行列直線地，中間也常雜上一二輛電車，從南邊開向北邊；從北邊開向南邊。

叮噹，叮噹，叮噹……

哪，哪，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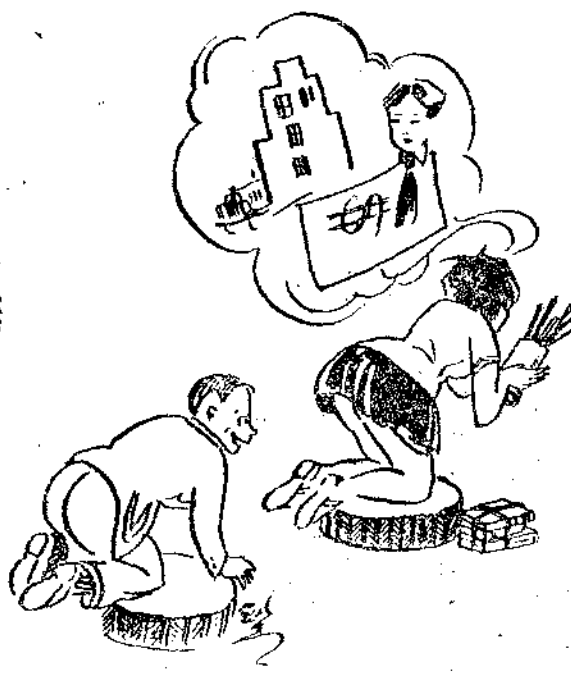
給高高地掛在半天的印度巡捕和交通燈一空地，却沒大公司的屋頂那麼地高；白瑛的汽車嘯地一聲兒，從他的腳下爬過去了。

月亮爬上黃浦江那邊兒，照着江水嘩啦啦地，衝着岸。美利加洲那麼遠的路程駛來的戰船上的燈火；水手兒從燈火下

他實行甲乙丙，費了許多時候，她忽然回轉身來，他不但驚奇，并且失望！因為？  
請注意下列懸賞簡例。



作青劍蕭 秋千有各



畫得激到了易短物忘，平淡了無人歡迎！——諷刺畫家之煩惱！

漫畫答案簡例

- 一 凡千秋讀者均可應徵僅需剪下千秋漫畫報頭
- 一 答案至多一句不得超過十字
- 一 請開明姓詳細地址及蓋章
- 一 來函附郵花二分外埠五分以便中獎後寄奉獎品
- 一 八月二十日截止外埠一律
- 一 來函請寄上海南京路慈惠里卅九號忠彪廣告社千秋漫畫懸賞部收
- 一 答中者各贈航空獎券一條或書券一元
- 一 同光劍青諸位先生尊稿均收到大作極佳自當按期刊入本欄并為介紹刊入他報中之漫畫專號(七月二十日已刊出)

啓事二

請速開明詳細地址以便將所載之報紙及報酬一併寄奉以後務請源源賜稿直接寄南京路慈惠里忠彪廣告社胡中凡本欄擬設漫畫研究會無論已習未習均可詢問討論有問必答如有百人以上贊成來函贊同本欄即決定開闢

國貨年之貢獻

藥棉紗布之王



上等 原料 優美 出品

人和裕記藥棉紗布廠

裕記華行總經理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二樓

電話一〇八二至七四號



### 強國先強身 強身須練拳 道中拳社

因道中拳社乃國術界聞人趙道心諸先生所創辦以提倡深遠拳術闡明久湮秘密擴大人之本能增進人之幸福發揚民族精神俾得服務社會效力國家為宗旨以內家拳術器械加以清晰明白之理論解剖個中之奧旨使學者易以領悟而發獲速效為責任對於課目有八卦掌形意拳太極拳及各種器械等均應有盡有對於入社不論男女老幼隨時均可加入惟吾中華同胞為限且特設有精神療病不論筋骨酸痛半身不遂

老年衰弱吐血遺精肺病勞傷虛損等症用精神推拿行站坐臥功及氣運導引養性各法治療之如荷  
垂詢參歡迎且備有簡章函索即寄  
地址 靜安寺廟對面關帝廟弄二號三樓  
社長兼教務 趙道心  
助教 韓景龍 薛恆源

面駕了隻小艇子來啦，麗麗拉拉地，一走上岸便——

『Boby Where are we going?』

『Anywhere!』

『Go the Night Club?』

『All right.』

黃包車一大羣來啦。江北車夫嚷着：

『力吉沙?』

一個一個地跳上去，拉着便跑啦。

沒給坐上地便低下腦袋沒神地慢慢兒拉開了。江風冷冷地吹到他的身上；想：今兒怎麼啦？媽病着，而買藥的錢呢？……

汽車裏邊，緊緊地給男子的臂膀攬着，溫暖地。可是白瑛是一些感覺也沒有的。

『白瑛，今兒我們歡樂一夜吧!』

『唔……』

『怎麼啦？老是不說話?』

『總覺得不快哪，有些疲倦呵!』

『是的，你可以休息一月半月的，然後再拍新的片子。白瑛，你成功了呀，上海沒誰不懂你：一個時代的明星!』

『唏……』

像是歎氣。

『我不懂，你此刻也有煩惱嗎?』

『對的，劉先生，你不懂。』

稍為移開了點她的身子，便這麼說啦。聽的男子，把胳膊縮子回來；楞住啦。

今兒整夜又是跳舞的。

哈吧狗給扔在桌子上面，和烟蒂兒一空地。一瓶香菸全給喝乾啦。

『Hay, waiter!』

在光滑的地板上從那邊兒一溜，溜到劉伯華的跟前站空了。這漂亮的紳士他是認得的；可是同來的女人倒不相熟啦。但他曉得的，這劉先生常常帶不同的女人到這兒來的。

聽了吩咐更溜開去了。

皮蒙上去的大鼓給那音樂師敲着：咚，咚，咚地。伸長頸子吹着喇叭兒，叭，叭，叭地。十隻手指靈快地在白的和黑的音符上打，披亞那打着美國的狐步舞的拍子。站在中間的瘦長子起勁地拉着他的提琴：那麼動人喲，她是歡喜這支曲子的。紅色的燈，紅色的光照着地板。漆黑的鞋跟，彳亍着，然而很快地，不是孤獨者的漫步那麼地。

『等會兒我們跳華爾茲吧，在淺藍的燈光下，我有許多話要向你說的。』

男子說的。

對面的白瑛沒聽見似地，腦袋也不動一動。

便自家斟下一杯酒來，一倒就倒到肚子裏面去啦！身上火似的燒着，瞧瞧她，眼珠子低低地，手攔在桌子上；怎麼哪，不是一顆明星也嗎？然而寂寞的：那寂寞的樣兒呵！

曲子終止了。人們從孤步舞的旋律上跌下來，跌回椅子上去。

『白瑛，你說吧，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呀?』

『劉先生，我的確倦啦!』

『然而你是年青的呵，這句話不是你說的。』

『……』  
『喝杯白蘭地好嗎？可以使你興奮的。』



「不，我不喝。」

「那麼，咖啡吧，這是你喜歡的。」

「好吧。」

「喝過咖啡我們跳華爾茲去！」

那兒去哪？孤單地，彳亍着，在路上想：那兒去哪？

旁邊的車子挨過去；也許是上東方飯店去的，也許是上辣

斐跳舞場去的，也許是回家裏去的。

旁邊的人挨過去了。強盜，流浪人，野雞，……

拐着步，那兒去哪？

彳亍着，在黃浦灘那兒住腳了。

聽見江水的聲音，感到江風的吹拂，抬起腦袋月亮正掛在

頭頂。——這世界有什麼美麗呵，寂寞得像死了般的。……

一輛黃包車跟着他：

「車子要嗎，先生？」

聲音是嘶啞的。

這聲音裏：母親病啦，沒藥吸！……可是誰理會到這一點

呵！

跟他他站定了，然而不跳上去。

心是灰色的；天上也是灰色的。突然，開着大步向江岸奔

去！

「先生！先生！」

後面兒叫着。

江風吹到他的冰冷的心坎裏面，但是終於又站住啦！

江風老是那廢地：嘩啦一聲兒，衝到岸邊；一股白沫飛濺

着，却又跌到水面上去啦。

眼珠子睜得圓圓地，江水裏的月亮，笑哪！便一翻轉身走

過來，跳上黃包車。

「兩毛錢，先生，只要兩毛錢。」

有了笑勁兒啦。拉着，拉着，想到家裏的媽，媽呵！

「坐在那邊兒的是女明星呢。」

給表哥帶到這兒來的，今兒却碰到女明星哪！原來明星也

愛跳舞呵。

「誰哪？」

「不認得？今兒我們是看過她的片子嗎？」

「白瑛？」

表妹點點頭。

「怎麼哪？和映片上完全不相同的。你看：她今兒晚上那

麼莊重地，沉默地；但是你得承認她是那麼的美麗呵！」

「在片子上：她是粗野的，一個蠻女郎。」

神氣近乎姍姍，表妹說。

表哥却又：

「對面的男子呢？」

「是……唔，一定是情人呀！」

「可惜老了點兒。白瑛怎麼會愛起他來哪？」

「難道愛你麼？」

忍不住嗤地一聲兒，她笑啦！

給發現了，從這到傳送到那兒，一張桌子過一張桌子，沒

久地，大家都瞧着她哪。可是她自家卻沒注意到似的，把咖啡

往喉裏送。

跳了一次華爾茲回來，心更沉重了。想到劉伯華對自家講

的話，那是懷着什麼一種想頭呵？她想哭，可是，銅鼓和喇叭

和梵婀鈴，……那麼親切的聲音呵，「晚安，維也納！」有人

在唱了。

「我們跳吧，劉先生！」

漂亮的紳士異外地驚喜，便一把抱了她的腰舞着。

「我知道你會興奮的。」

他說。

便舞到人羣裏邊兒去啦。

外邊兒，那車夫擊了兩隻角子拉起車兒走了。門給一拉開，響亮的樂聲就衝到耳膜裏邊去啦。揀了個適合孤獨者坐下的位子，要了一瓶白蘭地；就跌到椅子上。

曲子完了的時候，他喝下了一杯酒。心便熱了些兒，這兒沒江風啦，溫香的氣息却有的。但是這氣息於他有什麼好處呵，這兒不過是他的麻醉自家兒的神經的地方啦。

便一杯一杯地倒進肚子裏去。

有點迷離，有點醉；眼珠子前邊是男男女女的剪影。可是，瞧不清楚他們的臉孔哪！聽見一陣「哈，哈，哈，」知道他們是笑着的。

不知道怎麼地，給白瑛發見了——可憐的失意人兒呵，那醉樣子，頹唐的神色；這是兩年前西子湖濱初遇的少年麼？她不敢相信自家的眼睛呀！

男子在咕嚕地說了一大堆話，白瑛都把丟到腦袋後邊兒去了。那邊，被自家丟掉的人在摧毀他年青的生命呢；想着，心給針刺着似地，痛啦。

「應當去安慰他的。」

那麼想着。

然而却不敢起身啦。蹣跚着，一刻鐘過了，又一刻鐘。紳士又請她伴舞啦。

便帶着一顆創痛的心到狐步舞上去。

「碰」的一聲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措了措眼皮，那邊一兒跟個男子舞着的不是白瑛嗎？再措一次，那埋在黑禮服裏的腦袋呵；是她，一點子也不錯！

一幕一幕的舊事就飛上他的腦膜。電影那麼地，奇異的人生就是一幕映片囉。

「那腦袋，曾經我捧起來吻過一百次的。……怎麼？給那個什麼東西搶了去啊！我這懦怯的，不能保護一個女人的腦袋的男子漢……」

再一杯，強烈的白蘭地。

「今兒請你瞧瞧我的拳頭！」

便把杯子一丟丟在地下，碎啦。

奔過去，一把揪住漂亮紳士的後領兒，一拖便一拳，倒啦。

白瑛用力地喊，——沒聲地喊。

一陣紛亂……

胳膊突然給人拖住啦。那跌在地板上的紳士爬起來了，瞪着眼，走近來就是一個耳光，他想掙脫身，但給人推向門邊去了。

跟上去，白瑛叫住了他。

「……想不到你會這麼的，都是我的不對啦。」

那個沒聲兒。

「我想給你知道，我並不完全忘了你。」

可是他聽不聽呢。拐着步，向那邊兒走啦。

悽愴地，瞧着那孤獨的男子，在灰色的月光下面，伴着自己家的影子彳亍着。

「是誰使我離開你的呵？自然不是你哪，然而也不是我！」  
那麼地太息着。

三 三處的陽光

「×報，今早的×報要看嗎？」

「×××報！」

在大馬路上叫着，在黃浦灘叫着，在人家的窗子下面叫着。

又是一天開始。

工廠的腦袋上邊的長嘴尖噴着黑煤烟，還尖銳地叫了一聲兒；唧，唧，唧地，吐出了一大串倦極了的工人；又把一大串剛才醒回來的人吞進去啦。

把門開了，漂亮的紳士踏進去，跟陽光一同地。摸摸鼻子，還是辣辣地；走近鏡子那兒照了照，像歪了點般的。

五〇五號：

打開×××報，在本埠欄：

電影女明星白瑛之舊情人

昨晚在跳舞場毆打一紳士

▲原因：酒醉後吸醋而起

下面便詳細地寫下昨兒給打歪了鼻子的事。讀完了，私自欣幸沒給人懂得自家是××影片公司的總理。不然，那糟啦。

再翻到電影刊：

批評一大堆！字是螞蟻那樣子小，而且看了也是莫明其妙的，管他呢。但是，兩行小標題他是看到了：

歪曲的意識；導演尚佳。

表演亦好；攝影略模糊。

便丟了報紙，把雪茄烟吸了一口。想：×報的批評家真有認識他們的必要；也如那姓會的一樣，給點子好處，……

可是疼倦呵，昨兒給打歪了鼻子啦！再走近鏡前照了照，摸着，辣辣地，倒下來睡啦。

哭着，那麼傷心地，伏在沙發上。頭髮披散在額上，在肩。她痛恨着自家，她覺不該生活在這麼的地方的。但是，她能夠嗎，決然把明星的帽子從頭髮上面拿下來，用高跟鞋底踏一個粉碎！

太陽，紅熱的皮球那麼地高高地掛在東邊，照到她的身上；小麻鳥吱吱地，飛到窗子上面便停了腳瞧她。——那麼疲倦的眼珠子呵，白膜上泛起紅潮哪。

今兒的報上：稱讚着她，描摹着她；還有她在片子上的場面給印在上面。

可是給悻悻地扔在一旁啦。白瑛鑽進被窩裏去了。

把自家兒憎恨到打自家的嘴吧，咒咒昨兒的：幾乎跳到江水裏面去；在跳舞場裏打人。但是都過去啦，可以忘了的，像忘了一場夢那麼地。

捧着一張他替白瑛在錢塘江的沙汀上拍的放大照片，咬着牙根，一句話都沒的。那飄盪的長髮，飛起了的裙子，和被用力咬過的嘴唇呵，遠了！然而去罷，不再眷戀啦。

便拚命地丟到地板上：碎啦。

再拾起那照片，一撕，兩片；再撕……

站在窗子那兒：好天氣！太陽鮮明的，一切都是美麗的！孤獨的年青人笑啦，好久沒笑勁兒了。

『Keep your sunny side up! up!……』

許久來，第一次唱這歌兒：沒帶一點子感傷，快活地，太陽晒在他的心裏。

一九三三，四，廿四，上海。

## 六月二日本事六首

林庚白

兩面玻璃颯爽風，綠陰如幄傍牆東，  
愛憎甯欠分明諾？肺腑會煩宛轉通。重負  
山盟吾未忍，漸成魯緯汝何雄？從今倘會  
相憐意，早祝鷓鴣波一舸同！

了無散值履葦聲，脈脈心頭暗自驚。  
要使嬋娟知此味，還期緣會共今生。萬重  
艱苦千層網，百種風波一霎晴。喚作溫馨  
疑強慰，悵徨臥榻不勝情！

小園盡處鬪牌聲，倒影燈光淺綠明。  
臉暈徐徐疑薄怒，眼波的的欲相成。無言  
各有千般意，偃坐彌深一往情。東鰈西鷄  
君漸老，君年二十有六。何當百兩與將迎？

牆陰又及石榴紅，千億歡愁在眼中。  
共我纏綿宵易履，爲誰况瘁首飛蓬。迴腸  
莫再波瀾起，疊股還應夢寐通。猛見蚊雷  
添悵惘，焚香畫舫記會同。

尾生情緒黯難忘，怎換吳兒木石腸？  
病後猜疑何太忍？衆中昵近不辭狂。觀唇  
記嚼櫻桃頰，探袖曾親菝蔻香。便欠銷魂  
魂已斷，當時未肯學王昌。

「傾國傾城不在人」，借唐人句靈犀一點  
透豐神。情知憔悴看逾好，便再蹉跎愛更  
真。多慮難名心上妬，不言最是意中親。  
剖橙檢藥渾成憶，比翼葦君百歲身！

日與隣嬰戲慨然有作

共我愁嬉隣舍嬰，眼中跳盪各心情。  
平生攪海吞天意，來聽吳娃學語聲！

民天兄囑寫近詩以應

庚白，

一九三四，六，六日。

## 旅人

章石承

滿天的白霧，炊烟般的迷濛，  
你，旅人，請提起你的燈籠，  
仔細地，仔細地踏穩着脚步，  
照一照，那一條是該走的路。

請不要埋怨這條路是怎樣的長，  
會走盡的，除了猶豫和徬徨。

一步一步地走，像駱駝之在沙漠，  
倒盡頭，你，旅人，會有新的開拓

你依然迷念着舊時的幻夢？

你依然摩撫着往日的刺痛？  
請相信，人類絕不是沒有同情，  
不過，暫時的被利慾熏壞了心。

這裏的紅燈，綠酒，和桃花面，  
那一件值得你永久的留戀？

何況金錢的享樂和物質的陶醉，  
總不過是犯罪的一個準備。

記着：前進吧，前進吧，你，旅人！  
不是爲自己，是爲了人羣，

去尋找光明究竟在何處，  
再回來指點我們一條正路。

滿天的白霧，炊烟般的迷濛，  
你，旅人，請提起你的燈籠，

仔細地，仔細地踏穩着脚步，  
照一照，那一條是該走的路。



龍虎牌  
人丹

防疫治疫，效驗如神，無  
病預防，既病治療，遍銷  
全國，長年救治數十萬人，  
亦曾萬家生佛也。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 永別了我的姊姊

春冰女士

——一封天真的淚書——

親愛的姊姊：

花殘了，有再開的時候，月缺了，有重圓的時候，而姊姊！你，你爲什麼一去而不復返呢？

每在月白風清之夜，正是萬籟無聲，只聽見更夫的梆子聲，嗒！嗒！嗒！那時，你的影兒便會得在我的眼前，柔黑的髮，包了豐滿的臉兒，圓而大的炯炯秋波，充滿着和愛的光輝，你的口常常笑嘻嘻的開着，兩個深深的酒渦兒，凹在頰上，健美的身體，活潑的動作，使我不相信你是我的姊姊，或許當是天上的安琪兒來了。誰，又知你會天呢？

光陰像水一樣快的流去，時間像箭似的飛過。想起我的童年時代，是多麼的值得留戀，多麼的快樂逍遙，鎮日的玩耍，終天的嘻笑，尤其是你的愛護。記得從前有幾天，母親到杭州去燒香，晚上你陪我睡覺，睡不着，你便講故事給我聽，講完了，叫我閉上眼，你在我頰上，用手指像彈鋼琴似輕輕的按着，嘴裏哼着我聽不懂而又覺得好聽的調兒，這時，我不然而然會伏在你的懷中，呼！呼！呼！呼！睡着了。當你畢業後，在文專教算術的時候，每晚，我終是陪着你，看你改課卷，忽然有一次，看見你在一個學生的卷子上用紅筆寫着五十九分，

於是，我便懇求你：「好姊姊！加他一分吧！可是，你嚴肅而又很和氣的回答我：『妹妹！不能的，假使我做了，下次他仍舊是一個不放心。』那時，雖然是幼年無知的我，聽到了，亦默默不作一聲了。後來，那時你已經嫁了，我患白喉很重，你來看我。安慰我，再陪我到西醫那裏，打了一針，睡了一夜，果然好了許多，於是你講笑話給我解悶。噯！我應當怎樣感激你啊！現在，回憶到從前的種種，心中真是多麼欣喜，而又多麼悲哀呢！姊姊！你對我的愛是偉大的，純潔的，海雖然會枯，石雖然會爛，我對於你的慈愛，此生是永久不會忘記的。但是，我報答給你的，又是什麼呢？

講講你自己吧！雖然照那時家中的經濟狀況，你儘可穿紅着綠，來顯耀你的闊綽，但是你却相反，樸素的淡裝，襯着你的天然美，使人看了，怎麼不起敬？每當我在路上走着，看見摩登（？）狗兒們，高跟的皮鞋，開叉到腰的旗袍，塗得像母夜叉一樣的猩唇，看上去至少須費二小時以上整理的頭髮，加上灰白的臉兒，使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假使這時候，我想，姊姊！你同她們走在一處，她們準會自己覺得慚愧的，一定會像魍魎魍魎一樣的逃走了。

去年的今日，桃花還沒有放蕊楊柳已青的時候，你還活活潑潑像小孩似的，現在，你到那裏去了？

## 從烟「史必理順」說到「烟」

及「其他」 李沅給

白石同胞，你是漢奸哪！用舶來品「尼哥丁」來殺同胞，似乎有點不入道！白石先生，在二八妙年華那一年開始吸烟，這點足徵是一個賢者！小子真無聊，沒出息說來真會氣死一般大人哩！「乳臭未乾，已染惡嗜，亡國之兆！」這話是有好多人當面這樣罵我的，但沒有父親在，我是早失怙恃的。我當時既愧且恨！吸了六年，就在迴溯烟史；抽毫瀉墨，揮諸雪白紙上蔚成大觀，極盡描摹之能事，極盡阿諛之伎倆；綜論白石先生的吸烟資格，也不過是一個資格嫩些的假老槍而已！「烟史」之「理順」與否？尙祈海內吸烟界同志，加以匡正！

四，烟——正，——捲烟爲主——

寫是寫了這麼許多，但自信太卑鄙了一些！（君子揚善隱惡）寫文章也得有背景，而遣背景總以「勸人爲善」是主，爲妙！（XX派）且讓我「歸正德體」！

「吸烟到底是壞事」，倘或我是擅長「會計學」的，日積月累，年復一年，這數量也很能驚人呢？總計七年來的烟費，也可開一小小烟紙店哩！家父母的錢，不是從作孽中得來的，而我却把他在作孽中費去，想起來真是哭笑不得。

這嗜好，先後實行戒除，已上數十餘次；其中戒一刻鐘的也有，戒一個鐘頭的也有，戒一星期的也有，……可總沒有超



嶽兒在校中，成績很不差，上學期多數功課是甲，淘氣亦好一點了，還能唱很好聽的催眠曲，假使你那邊是裝無線電的，我一定叫嶽兒播給你聽，當「搖一搖，我的小小寶寶」的聲音，你聽到了，雖然你在那邊患失眠症，亦應當要睡着了。華兒的身體比從前康健一點，性情很靜，富有女性的特有美。嶽兒長得很快，現在已經會走了，又會說：「姓高，媽媽，爸爸。」可惜你聽不到這種可愛的聲音了。姊姊！每當我到那邊去時，看到三個孤兒，冷清清地一同頑耍，天真爛漫的他們，雖然不知道什麼，可是我的心頭，却起了一種莫名的悲感，不然而然，眼泡中便盈含着一包清水。噯！他們是失了一個慈愛的媽媽，我是失了一個和藹的姊姊。

從此以後，我的姊姊啊！我是孤獨了，睡不着，有誰會來唱歌給我聽；病了，有誰會來安慰我。我是像一只失了母親保護的乳燕，永久孤零零地在這世界上飛來飛去。唉！悲火在我心中燃燒，淚水在我眼中流下，我是多麼可憐啊！

但是，姊姊！我決不消極，我仍舊抱着向日的樂觀，要向前奮鬥！努力！往着那光明的大道，邁步前進！前進！前進！

花殘了，有再開的時候，月缺了，有再圓的時候，而姊姊，你，你，爲什麼一去而不復返呢？

永別了，我的好姊姊！祝你在上天  
快樂！  
你的妹妹，

寫于人靜夜闌母親寶寶熟睡之際。

### 贖

蘇洛

木乃伊的心靈是塗着香油的；  
羞澀地箍緊那古色古香的謊吧！  
一紙的悲哀迫掉過去的光陰，  
苦之回味是拌了胡椒的辣味的。

經過抵押的心靈是老練的喇！  
有銹銹的花，有蛀虫蛀透的夢，  
不朽之功力是給時間磨損了，  
贖取也塑不美破架子的尊嚴吧？

二三，六，九。

### 惹苴湖

何嘉

白銀色的湖波湧着冷酷的月色，  
漣漪中有千萬條底雪鱗在攢擠着，  
文貝挖着牠美艷的殼爬出了沙灘，  
你，夜之愛神靜躺在似霧底草堆，  
寒風像車輪般翻過了愁俯的阜山。

× × ×

夜是寂寞料峭而充滿了憂思沈鬱。  
詩人嘆息着馳去底韶光一去不還！  
梟鳥搖動牠的木鐸召集那般魔魅，  
濃露似同霰雨打濕了芙蓉的紗衫，

過一個月的。現在，我仍是在吞雲吐霧，羽化登仙似地抽着；加以今年寄食社會，氣受得多，烟也隨之吸得多了，我真有點駭怕哩！這戒除不掉的原理，許或是我一生命運的支配？或者是日趨下墜的象徵？我常常會恨自己的記憶力不行，因而聯想到「尼哥丁」毒的作祟；戒了吧！戒了吧！但祇是圖明天，很像那些站在革命前綫的達官貴人們一樣，唱唱高調而已！認爲最巧妙的，是此患病者比比皆是！

今年起極力節儉，不敢再吸「發達爾」，Calman，紅白錫包一流的舶來捲烟了。我明知戒烟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所以採取緩和辦法，由每日十枝而九枝，八枝，七枝……而至零枝。完全擯絕了，再踏上征途，開拓新生！

補說幾句：外國紙烟像紅白錫包，茄力克，大小仙女，司太飛，品海，老刀……這些牌子，很通俗的在每過中國煙人口中說出，而且是大受歡迎，這又不知道送了幾許「大拉屎」給洋鬼子哩！中國紙烟像紅白金龍，美麗牌，大小聯珠，至尊牌，大小長城，大小高而夫……這些牌子，聽說銷路不十分好，較諸紅白錫包「大小仙女」……真瞠乎其後哩！中國商人，真聰明透了；吸烟也得發財，無怪全國十一二歲的孩子們，也竟會口嚼白條（敵縣松江，一般士大夫，有閑的人們，稱「蘭州西菸」爲青條，故此地美捲烟名曰白條），昂首看烟霧繚繞而不喜不止哩！區區之我，在法定成人年「上」一年也作如是觀，惹起家祖慈的痛恨怒罵！

哦，死靜底宇宙啊可真令人感懷。

四，二〇，深夜，懷我玲樓

## 解嘲

白兮

西西利娜，真的呢？

愛情是最會鬧事的。

巴黎斯帶走了海倫，

於是便開始了特羅伊的戰事。

啊！我的西西利娜呀！

你是我底恩人，

也是我最親愛唯一的人兒。

我失却了你，我便會死去。

爲什麼要這樣的傷心？

你底臉像一張白紙了。

我唯一的西西利娜呀！

靜些心吧！我要告訴你。

我是世界上一個最苦的人兒，

除了母親是我一個最摯愛的外，

你便是我最親愛的一個人了。

西西利娜！你底臉上快翻起些紅潮呀！

我底良心遣責我了，西西利娜！

因爲我是太奢望了。

真的，螢火正在引我進偉大的道路，

我却還是這樣的迷離着癡夢。

莫使我難堪吧！西西利娜！

你是我永久的愛人，

我曉得，世界上祇有你是最愛我的。

除出了你，祇有我在夢想着他人呀！

西西利娜！我祇有在夢想着他人呀！

我已是多麼的孤獨，可憐！

假使你再要拋棄我呀！

那我祇好走向那死之國去！

從今後，我要打碎這癡夢！

書本是我第二個良友。

螢火正炳耀着我底前頭，

我要跟牠踏進那偉大的路口！

一九三三，舊作。

## 西子湖散記

馬良

一  
回憶彷彿被秋風吹散了的雲影在流浪人的故鄉之夢裏飄過。——三年的光陰是悄悄地戀春風而逝了，但是回憶影中的西子湖，依稀在輕柔地漪波裏飄漾着舊地淒清的調子啊！

西子湖那麼在軟軟的風裏之柳絲，那麼浸在青春的笑意裏的月光，那麼遼遠的碧草睡着望長堤，那兒，還映着已逝青春之夢的殘影，

五，其他——追念亡友及之兄，並寄語。

我有一個朋友——蔣雁秋君，死去快近二年；年紀青青，今年還祇有二十一歲哩；生前嗜嗜此物，他還能從吸煙中找到例外樂趣——他把呼出的煙，會玩成由小而大的一長串圈，嬈嬈上升，好多同學們會看呆了而忘記上課。如今我一想到他就悲哀！我倆並非一般煙朋友可比！實在的，情逾骨肉；雖在煙霧瀰漫中也會相互勉勵，同學們常常呼我倆爲「老夫妻」！（煙容滿面，老槍式氣，故贈此。）如今，他已離我而西歸佛國，不期然而然的，倒把煙癮戒除了！撫今追昔，唉！焉得不愧死呢？再說，說家兄漢鵬，這個人真滑稽，宛如「大英牌（即紅錫包）」常吸，淡如「美牌」常吸；而且，每天非二十枝不可，他對我說：「大英牌能提神，美牌能助「烟史必理順」的，不幸「他已去了將近三年，我很痛惜！大哥！別來念念，克姪，小弟當鼎力培植，最低限度是不讓他吸煙，勿念！（下略）」

六，結語

「新生活運動」，公約中有「不吸煙」一則；我說：我之所以不宣誓者，原因之一部分是宣誓後不做，真難爲情！

小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我非班禪子弟）謹以萬億分誠意「懇商全國烟公司老闆「另製戒烟丸藥，戒香烟藥水，萬應除烟藥膏……不論內服外塗，祇須「萬應而神效」而已！好在老闆們有的是一「大拉尿」，不妨留一美名於千古，豈不大佳

如今，如今，曾幾度了呵！——那南歸的春燕動了流浪人的心絃。——一個婆婆的影子在波影上飄動。

初夏的風，從西子湖飄來了吹着消失了春夢的惆悵的楊柳，淡淡的愁緒，敲着悲哀的人的心扉啊！

## 二

西子湖的風幾度使着浸在春夢的人們陶醉的，記得軟軟的風會吹着我們二人微笑的渦。

我是愛看自家兒的月光裏的影子的，當西子湖的漪波在月光溫柔的撫慰之下做着甜美的夢的時候，我是懷着孩子的心悄悄地睡在輕烟淡淡裏的湖畔，低吟着一曲悲多汶的歌聲，聲浪兒悄悄地在遼遠古寺的鐘聲裏消失了。

一個有着同樣的悲哀情緒的年青人，在灰色的夜的輕霧裏，輕悄悄地腳音，在碧草的歡聲裏幽奏。……

——啊！你一個人在這兒不感到寂寞嗎？  
——不，我是來找尋寂寞的。

她淡淡的一笑，髮絲兒在夜色裏飄着，默默地偎在我的身旁，靈魂兒浸在沉思的波潮中

——你在想什麼？

——我的心中想什麼，你總知道吧！

——在想你的朋友嗎？

——想故鄉吧？

——但是，我那裏有故鄉呢？我不願回憶我的故鄉啊！回憶起來，我是會失去愉快的。

夜色裏的樹葉在唱着淒清的聲浪，抑鬱彈

動了流浪人的心絃。——一個婆婆的影子在波影上飄動。

## 三

西子湖的清晨，我最歡喜同她泛一葉輕的船滑過輕霧，去尋求昨夜的甜夢。

古色古香的橋洞裏是抹着舊時歡笑的痕迹的，我愛悄悄地凝視着橋洞裏的流水，聽着那潺潺的音波，因為那是有着靜靜的神祕的啊！

船常常輕輕地溜過荷葉叢中，有一次我採了一個淡紅的荷花，插在她的衣襟上。

——謝謝！

那麼使人懷意的淺淺的笑渦啊！

在船裏我仰躺在小椅上，看看那逝去的白雲，雲的留影在波影上會慢慢地，慢慢地，滲入我倆的性靈中。

——人生是那麼地飄忽啊！一時的甜蜜只彷彿雲影之飄逝啊！

輕的嘆息，像一朵雪花之飄落。

西子湖浸在夢裏被燕子的叫醒了。蘇堤春曉的碧草淒淒。我們二個人，踏着悄悄地的腳音，聽着那草叢裏的音波。……

## 四

光陰是磨擦着我的青春，西子舊夢，怕沒有重溫的機會了。

怕回憶過去的夢，——我只有夢想着化成了一陣春風，吹到西湖畔，來再看一看寂寞的舊影！

說？

區區之我，辦法是擬了出來；能否公佈這是一個問題？公佈後能否成功，又是個問題？算了罷！

附註：「本文會投華美，遭損，並賠去郵票一分半，（總計四分，除來往郵資二分半外，尚餘一分半），盛怒之餘，倍覺傷心，一分半！茲錄華美編輯部來函如下：沈航先生：接讀大著，不勝欽佩！擬即刊出，以饗讀者；奈因限於篇幅，未獲如命。稽延時日，轉滋歉疚；本擬即遵示轉寄「互助」刊社，因見大作曾提及敝刊第一期「烟史必理順」文中，買「發達爾」初吸白，查已代改為「光華牌」被排印者對原稿疏忽，誤植校對又未為更正，除在下期華美更正外，並以奉聞，願請

著安！

問世，未及二月！敬懇同道者，六年前曾有不標準光華牌否！

電話九四九  
華安社出版  
安路寺安  
號四〇一

啓

五月十六日作者按：光華

# 山行

(一) 別矣

七月四日，二個數滿了雲影的天；我從冷酷的社會裏跌入另一個世界，在留別友人的信裏這樣地寫着：

……現在匆匆的離別你們，正像夏雨驟止一般的不及所料，什麼都是匆忙得使人頭昏，話別當然更談不到；然而使你們可以安慰的，我是平安的走了，因為父親的病，使我夙夕的不安和轉側，到底我還是回去的好，逼着我熱情的腦袋，去聽聽在人生果奮鬥幾十年的父親的呻吟聲。……

另外的，我又想借着這個機會去到另一個世界裏，這世界似乎是你們想像不到的，你們只知道一個鄉村與城市的不同，輕柔的鳥喧代表了都市的爵士音樂，一朵朵紅的不知名的野花，你們或可想像到一個個妖艷的舞女，其實：這亦不錯的；這鄉村特有的點綴，亦許能恢復我神經的衰弱；然而，我更需要一個回憶，這回憶每每的在深夜裏偷偷的咬了你一口，使你睜着眼，無可奈何的望到天明；我當引一句話，使你更明白點：——我的心是個沒有設防的空城，半夜裏忽被相思襲擊了，我的心旌祇是一片倒降，我祇盼望他恣情屠燒一回就去了，誰知他竟永遠佔據着建設宮殿來了呢？——（聞一多的紅豆篇）亦許回憶更利害些，恕我沒有筆來寫他。我現在須切實的去體驗一會，在笑的地方可以笑一下，在哭的地方亦可以恣情的哭泣了。……真情的淚。

在當日下午，滬甯快車的三等裏，載着我的身子及一些行李。蛇一般的直拖到了蘇州。我又匆匆的下了車，便在城外一

家旅舍住下，因為到鄉下須得趁一班小輪，小輪的班次是每天十時一次；我只得拖着孤獨的身子，懷着一顆孤獨的心，慢慢

鼎禹

游泳小憩之時，吸美蘭牌香煙一枝足以蘇甦體力。

自美蘭備 無遜不臻

牌麗美  
烟香  
品出司公煙成華

的在蒼黃的夜色裏散步；在淒清的馬路上，在經濟恐慌的每家店裏，在每一個的勉強的笑臉上，在淒淒欲絕的二胡聲裏，我都見着一個固有的歷史，這歷史像秋風般的刺人的骨，使你心痛；總有一天，人都跌出了生活的圈，我想着踱着，回了旅舍。

——先生！一位女客在房間裏候你。

——唔！

我哼了一聲，在孤單的心靈上，我又開始懷疑，一位女客，我低頭又自言了一句；莫非是琴，故意的放重了脚步，推門進去。

呀！一朵在人生裏萎謝了的玫瑰，在我的心靈上又復活了，

琴一見了我，像宇宙頹崩似的倒在我懷裏，兩道熱辣的東西從襯衫直透到我的胸膛；我默默無言，撫着她的黑髮，我想一個枯死的心，經着真情的淚灌溉，亦許已青春了。

### (二) 湖的狂怒

經了許多交涉，一只小輪方纔從碼頭啓行，兩邊擊動着白浪，一時後，小輪波的一聲，經過了胥口到了太湖。

湖是碧波萬頃，靜悄悄的像溫着舊夢，偶而一二陣湖風，偷偷的拂着人的臉。

忽的一朵黑雲，從東南直飛了起來，湖風一陣陣的大，似乎又有點刺骨，四面的波，滾滾的變成了浪，直向船沿打來。

——亦許要起雷了。

我心裏想。

的確，水手們開始忙碌了，把艙外的行李統統搬入艙內，一面豫備着遮船的油蓬；顧客們亦露着憂鬱，亦許要怪到天的不做美。



圖畫雜誌

第二二期出版

每册壹角  
全年貳元  
定戶可直  
向上海北  
京路中華  
銀行定閱  
保證可靠  
按期出版  
決不脫期



——起雷亦好，我倒要看看湖的狂怒。

我低低的像對自己說，一面套着外衣。

平白地半空中起了一聲雷鳴，湖上翻騰着巨大的白浪，像滿湖沸水似的，起伏不定，天上黑雲密布，東南角斜掛着一正白光，像瀑布似的往下倒。

——雨已到移山了。——太湖中的小島。

一位老者似乎嘆惜着。

我靜靜注視着湖中，在一個白浪的起伏間，我似乎見着許多猙獰的臉。

——真想不到一個溫柔的湖這樣容易發怒！

我又想到另一個湖。——茵夢湖。夢囈似的說着。

### (三)友誼的重溫

到了家，遇見十年前的英，從青大放了暑假，匆匆的攜了幾本拉丁文的讀本；想在這山裏消遣整個的暑期，英似乎比以前不同了，堅大的身子，混身給太陽吞食過的皮膚，黑得像馬賽的土人，一顆堅白的心，一對深得沒底的眼珠，滿頭黃得像黃色的頭髮，什麼都給人一種光明的印像，這一個意外的收穫，當然使我更添上許多笑意。

本來，熱情的友誼在我的人生裏已經像死水一般的激不起漪漣了；這一次，亦許經過旬日的霪雨，死水暫時的蘇醒了，鄰鄰的起了碎波，飄揚着綠草，或許夏蛙歌着田曲，一切還不能滿意嗎？然而，只一刹那，什麼都是幻境，我依舊給舊夢摔向門外，白瞪着眼嘆氣。

談到英，我們是很混熟的孩子，由小學到中學，一向的互相勉力，後來分手了，他到青島學工程，我却躲在斗室裏讀受難者的短曲；——揚騷的詩集——似乎什麼都已經分懸了，一個在望着高的雲天，一個低頭嘆惜，在人生歧路上打轉。

在我們最近的通訊裏：

……秋風淒雨摧殘着一切的生命，葉離了他向生命之路，隨風飄泊着，漸漸的枯黃而簌簌的淒訴；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幼年黃金時代你我都不知不覺的過了，現在雖眷戀着，但尚有何用，我很慚愧的，確，從前我們在故鄉的敘聚，如今除了我都能自立了，獨有我還寄生於先父的遺產，而你要自歎，我越覺着慚愧，關於文藝我越感幼稚，自你在故鄉讀的幾本書，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動，因為終日在拉丁字母裏徘徊，所以希望着你有閑的時候常指教我一二，那我感激不盡了，所以我們要真實才好，我的前途渺茫中，不知有沒有燈指示着；明年暑期，我想到杭州去考航空，因為我的身體很好，可是有點危險性，但人在世界何時不在危險中。……(下略)

什麼都得請人原諒，一復信就得一個月，拿時間計來算，一年就得寫十二封，姑不論長篇或中篇，甚至於短篇，寫信總得動動筆，動筆就要人命，當然更說不到文學，哲學，浪漫，古典。什麼都在腦袋上轉，像開了一朵花似的，只是抓不下來。你想——憑你聰明的腦神樞，據說腦神樞是管理思想的，不知確不確，待證。你說可夠味兒。

其實，我又得說句老實話，——我可沒有滑頭過，這亦須附帶聲明的，不然，又對不起朋友。——我可不相信在童夢裏徘徊，徘徊雖說可以在感情上浮着，然而究竟是浮着，不是實在；欲捉得住已經難得，況且在心上過，讀過詩的人又得傷心，這心傷得如何？我可不敢這樣說。拿自己眼淚灌溉渺茫的花，似乎又不值得，你是現代的青年，拿我老大哥的資格來勸你，幼時的黃金夢等於一陣煙，化了就算了，留戀她又等於望洋興嘆，於事實無補，不如拋之太平洋，不睬不問罷了；你可想到做一個人等於爬一座刀山，不到混身糜爛得不到益處。(未完)

煙香號 天下第一 鼎鼎大名



煙絲最優美

# 牌椰板

贈品稱實惠

拼字難會遍

換壳表同情

壳少贈品多

得者更歡迎

從前空壳換贈品空壳甚多現在  
將空壳減為半數換各種名貴贈品  
比前更為實惠並將拼字換殼  
贈券取銷直提商標  
省却許多麻煩

## 空壳換贈品辦法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一只換本牌洋火一盒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二只換毛筆一管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三只換美人香皂一塊
- 廿枝換椰牌空壳四只換國本肥皂一包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五只換本牌香烟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六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七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八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九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十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十一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十二只換大號肥皂一條

換掉可均店紙烟各



品出司公烟東華國中



高貴的人們第一幕

『高貴的人們』是凌鶴先生的傑作，在第一次青年會公演時，曾哄動社會的人士，的確是時代的作品。現該書已由千秋出版社出版，冊二開瑞典紙精印，並有插畫多幀，最近又將在蘇州公演，咸宜人手一本，以資輔佐，而來領略他高超底藝術。在這樣沉寂的中國底劇作界，她的確是放了一朵燦爛底奇葩！。



藝海處女作「愛克司光」主角 陳秋茵女士 感贈



高貴的人們第二幕



# 華華毛織品公司

總發行所 國產呢絨 場商陸大路京南市門

# 華

# 華

第二卷 第三期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上海市政府准予備案已向內政部呈請登記  
本期文稿均已經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



人體美

耶靜山攝